

青年编剧高明：

## “京剧也可以这么酷”

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雪

361行

《生死契约》，是国家京剧院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新创排的一出现代京剧，讲述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“生死契约”、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故事。

这部剧的分量无需多言，作为编剧，高明很在意观众的反响。上演第一天，当主人公杨东昌念出“我信的是共产党”时，台下立即响起热烈掌声，伴奏乐队没有料到观众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，锣鼓都没有停下来就接着往下演了。

看到这一幕，高明放心了，“证明观众入戏了，动情了！”

## 勇担重任21天拿出初稿

《生死契约》排练的时候，高明安安静静地坐在台下，如果不是特意介绍，外人很难把这位刚刚30岁出头，面容清秀的姑娘同这部重头剧的编剧身份联系起来。据说，这是国家京剧院7年来唯一一部交给年轻编剧独立创作的重点剧目。

“我们院领导‘胆儿大’吧，我特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相信我我能行，你下次帮我问问？”此刻，高明脸上的笑容俏皮而自信。

不过，最初接到任务的时候，她是压力山大，“一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感觉”。为了创作这部剧，剧组主创、主演六赴安徽采风，最长的一次，高明住了1个月。“我必须同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才能找到更准确的人物感觉。”高明说。

对于中国而言，小岗村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，一段生动的往事，更是一种改革精神的代表和象征，也因此成为了众多艺术作品的素材来源。如何用京剧的艺术形式，讲好改革的故事？

在采风过程中，小岗村的一位老人对高明说：“当年我们是改革带头人，现在我们年纪大了，但还要做新时代的改革的追随者。”那一刻，她在小岗村所见所闻被激活了，决定将“站在新时代高度回望小岗的改革精神”作为这部剧的切入点。回到北京后，高明一个春节没休息，仅用21天就拿出了剧本初稿。

高明希望《生死契约》好看，能让观众“坐得住”。她有意加快了戏剧节奏。“时代审美变了，过去很多经典的戏在今天看来仍有值得品味之处，不过我们常常感到结构的保守和节奏的滞缓。”在《生死契约》的创作中，她尊重京剧的表现规律，又在戏剧节奏方面寻求整合与突破。“部分场次中借用影视蒙太奇的表现方式，运用不同空间同时对话让故事更加流畅紧凑。”高明说。

情感共鸣是另外一个突破口。当18位村民签下分田到户的“生死契约”时，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是相约如果有事子女由乡亲一起抚养；当主人公杨东昌的妻子明知丈夫即将“犯险”，还故作镇定，为他披上衣服，没有过多的交流，夫妻间的感情朴素却喜欢得真实动人。高明相信，这些细节能让现场观众受到感染，与亲身经历改革的主人公心意相通。



△ 国家京剧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剧目《生死契约》剧照。

▷ 河南文华优秀剧目奖，黄河戏剧节剧目金奖、编剧奖《刘伯温》剧照。

◁ 青年编剧高明。（资料图片）

## 和京剧“先结婚后恋爱”

别看现在高明谈起京剧情深意切，可刚刚入行的时候，她却痛苦不堪。“我不懂什么是京剧，完整看过的京剧几乎没有。”和京剧八竿子打不着的高明，在高考时意想不到地被戏曲导演系录取。“大一第一学期，听着校园广播里播放的京剧，我快崩溃了，心想这些‘破铜烂铁’怎么老响。”她甚至动过退学的念头，直到有一天，她突然想通了，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为什么不试着了解它”。在内心与京剧“和解”的高明，开始跟着老师李文才上台前后台地跑，“老师一点点给我讲，我慢慢发现了京剧的乐趣，不烦了，入门了”。高明说，她和京剧是典型的“先结婚，后恋爱”。

读研究生时，导师再建鼓励高明开阔眼界，到北京电影学院、北京师范大学等学府听课交流。用在《生死契约》中的蒙太奇等影视表现方式，正是得益于这段求学所得。

2011年，高明毕业后顺利进入国家京剧院工作。不过，当时等待她的不是导演，也不是编剧的工作。“我干了3年字幕校对工作。”这是一份没人愿意干的活儿，工作量大，出了差错要负责，没有额外劳务费用。开始她是硬着头皮干，现在回头看，高明却格外感谢那3年的沉淀。

“很多剧本是靠口传心授而来的，原本没有确切的文字。”为了让呈现的文字尽量准确，高明一头扎进资料室，翻看各

种版本的老剧本、查找字典……枯燥的过程，却让沉下心的高明对京剧剧本的文字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有感觉。

“我记得《锁麟囊》里有一句唱词，‘愧我当初赠木桃’，这里的‘木桃’是什么意思？”高明开始查资料，后来发现这两个字取自《诗经》中的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。高明对《锁麟囊》编剧翁偶虹先生敬佩有加，“‘木桃’二字用得精妙了，有文化底蕴的人能发现其中的典故，普通观众也不妨理解故事情节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。”在校对过程中，高明查阅了大量类似“木桃”的典故，雅俗共赏的“木桃”风格成了她日后努力追求的境界。

## 在名利面前保持清醒

高明第一次尝试编剧工作，是国家京剧院要复排经典剧目《大破铜网阵》，需要将内容从4小时压缩到2小时，已经80多岁高龄的张春华先生需要一位年轻人做改编助手。“老先生提想法，我来逐一落实。”高明陪着他从“三伏”改到“三九”，又从“三九”改到“三伏”。一年后，高明不仅向老先生学习了专业知识，还被老先生对戏剧的热爱，以及严谨的作风感动和感染着。

高明在实践中完成了从导演专业向编剧的转型。完成《大破铜网阵》改编工作不久后，与河南省京剧院的一次合作，给高明带来了第一次独立编剧的机会。“我为他们写了一出《刘伯温》，15天拿出初稿，基本没怎么改动就下

地排练了。”多年沉下心的积累，加上导演、影视等不同领域的学习，让高明一出手就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河南省京剧院凭借《刘伯温》拿下了第十三届“河南文华优秀剧目奖”、第七届黄河戏剧节“剧目金奖”，在河南这个“豫剧大本营”，一出京剧要取得这样的成绩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高明个人也凭借《刘伯温》获得了编剧奖，也慢慢在圈内有了名气。在名利面前，高明保持着难得的清醒，她从不参加工作以外的“站台”“走穴”，不想盲目尝试导演等其他工作。“我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这么喜欢京剧。因为热爱，所以在乎，不想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被自己弄砸了，所以在没准备好之前，我不会轻易开始导演工作，毕竟创作不是玩闹，是要负责的！”她相信只要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，名利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。

高明感谢国家京剧院对年轻编剧的培养。“不光是我，其他年轻人也都在尝试‘挑大梁’，一开始做不好也没关系，院里会给大家安排有经验的编剧合作或是导演辅助。”年轻人的成长孕育着未来的希望。高明清楚，年轻一代对京剧等戏曲常常有“偏见”，就像曾经的自己，觉得没意思，听不懂、不愿听。她认为，这里面有编剧的问题，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京剧更适应现代观众的口味，让年轻人走进剧院。她的梦想是排演一出京剧版《新龙门客栈》。“剧本写出来了，但还不够完美，我希望有一天观众见到它时，能惊呼原来京剧还能这么酷！”

## 最美铁路人

拥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全路技术能手、“铁路工匠”等沉甸甸的荣誉，16年除夕夜都在铁道线上驾驶机车的刘钰峰，有着讲不完的故事。

1999年8月份，刘钰峰从石家庄铁路司机学校毕业，被分配到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机务段——“毛泽东号”机车组所在段。

从看到英雄机车的第一眼，19岁的刘钰峰就被深深吸引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进入这个机车组。随后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岗位培训，被选拔到“毛泽东号”机车组。

为尽快掌握操作规章，刘钰峰给自己制订了一套学习计划，白天苦练实操，晚上深耕理论。他很快成为了“规章一口清、技能一手精”的技术尖子。

2012年4月份，刘钰峰接过了“毛泽东号”机车组第十二任司机长的“接力棒”。

“3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能担得起这么重的担子吗？”上任之初，很多人心存质疑。但很快，这位同行眼里“问不倒的火车头”、年轻人眼中“神一样的司机长”表现出的工作能力让大家心服口服。

刘钰峰爱动脑筋，机车组在他的带领下多次解决了重大技术难题。2016年，他发现HXD3D型电力机车在列车调速过程中，如若主要使用“空气制动”，能耗则偏高；若主要使用“再生制动”，又会使列车在运行中易发生冲动，难以确保旅客列车的平稳性。针对这一问题，刘钰峰探索采用“空气制动—再生制动”有机结合的操纵模式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他还组织编写了《HXD3D型机车节能牵引列车平稳操作法》，在保证列车安全正点的前提下，不仅有效提高了旅客列车运行的平稳性，而且大幅降低了机车能源消耗。该操作法实施后，机车组每月可减少用电1.9057万千瓦时，节约运输成本支出近1.5万元。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，刘钰峰提炼出的“五字节能操纵办法”，使机车单趟节电1600余千瓦时，每年可节电38.4万千瓦时。

截至2018年3月底，刘钰峰和同事们驾驶“毛泽东号”机车实现安全行驶1078万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270圈。

“一个人优秀不算优秀，班集体优秀才是真的优秀。”每逢有新司机上车值乘，刘钰峰都会赠送一套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并一对一作车史教育，使新司机打牢“要开‘毛泽东号’机车，先做‘毛泽东号’人”的思想印记。

每一班“毛泽东号”机车组司机出乘，刘钰峰只要在单位，都会亲自把职工送到车上，亲切地叮嘱几句，目送他们出乘。复兴路上风笛扬。驾驶着“毛泽东号”机车，刘钰峰和伙伴们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，在“交通强国，铁路先行”的新征程中奋勇前行。

## 影像·人物

## 制鼓手艺代代传

王永军是陕西延安市安塞区冯家营村人，他是陕北地区为数不多的腰鼓手工制作艺人。30多年来，他一直坚持用最古老的技艺制作腰鼓。据介绍，制作一个腰鼓，需要10多片鼓叶，70余枚泡钉，两块牛皮、两个鼓环。只鼓身的制作，大约就需要原木、方木、弯弓线、锯片、晾晒、粘胶、打磨、刷漆、抛光、打眼、钉鼓环、钉皮等十几道工序。

整个安塞区，目前掌握这项技艺的手工艺人不多。如今，王永军的作坊每年能制作2000个左右的腰鼓，也收了几个徒弟，其中包括他的大儿子王涛。“不能让老祖宗的东西在我这断了，要代代传承下去。”王永军说。

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



现在的安塞腰鼓有很多都出自王永军之手。



王永军在检查腰鼓声音。



王永军(左)和儿子王涛在制作腰鼓。

## 最美退役军人

从一个普通退伍兵，到攻克数个育种技术难题的专家，退役28年来，周晓东辗转辽宁、黑龙江、天津、海南、四川等省市，潜心研究春小麦、水稻育种的跨纬度种植。

他收集整理了3万多份水稻、小麦种子资源，建立私人种源库；在辽宁中部地区试种小麦、水稻“一年两熟”获得成功，亩产比单季一季水稻多400斤，且可节约灌溉用水30%；成功将东北水稻品种移植到海南，实现了北稻南移，亩产突破1000斤且口感不发生变化；获得国审品种两个，累计为国家增产粮食20亿斤……

1987年底，21岁的周晓东如愿参军来到空军某部，但却没能与飞机扯上半点关系。“指导员直接让我回东北，到北大荒种田。”周晓东说。

梦想驰骋祖国的蓝天，现实却是在田间地头劳作，周晓东很失落。转机出现在1988年，著名军旅词作家阎肃要来北大荒体验生活，周晓东接到命令负责带着阎肃采风。没几天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周晓东向阎肃说出了自己不愿当生产兵的想法。

“飞机要有人开，飞行员要吃饭，种地和开飞机一样重要。我也种过地，你喜欢的这首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，就是在菜地里写出来的。”阎肃的一番话让周晓东豁然开朗，他开始感受到手上这把锄头的含金量，从此再也没觉得种地苦。那一年，周晓东被评为队里的“生产能手”，荣立三等功。

1990年，周晓东退伍回到原籍沈阳，面对人口不断增加，土地持续减少的现状，他选择“继续种地”。当时，由于气候条件的变化，尤其是春小麦新品种缺乏，老品种退化，造成产量和效益下滑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，周晓东踏上了选育小麦新品种的科研路。

春天，他在试验田里记录试验数据；夏天，他戴着草帽拿起镰刀给小麦测产，被蚊虫咬得一身是包；秋天，为了提高育种速度，他背起行囊到海南、云南、四川等地开展南繁加代；冬天，北方万物休眠，他又忙于和国内外育种专家交流探讨……周晓东夜以继日地与小麦为伍，辗转各地搜集育种资源，筛选淘汰成了成千上万份变种。

经过10余年的努力，2004年底，周晓东成功选育了我国第一个“铁秆小麦”抗倒伏小麦新品种，将黑龙江的小麦产量由每亩500斤提高到每亩1000斤。好消息接踵而至：同年10月15日，我国第二十颗返回式科学试验卫星回到地面，也带回了周晓东搭载的13份小麦品系，共计54克。从那时起，周晓东进入了航天育种阶段，他先后实施了3次卫星搭载。目前，通过该项技术已经选出小麦新品系1000多份。

这位从军营里走出的育种专家，仍心系国家安危。汶川地震后，周晓东向

灾区捐献了10万斤小麦；雅安地震刚发生，他就把1万斤大米运往灾区；2013年8月份，辽宁抚顺清原县发生特大山洪，他又给灾区人民送去1万斤大米。

周晓东的爱人在海军服役，常和他讲起南海岛礁守岛官兵缺少淡水和新鲜蔬菜的困难。为支持部队建设，他把家搬到三亚，在试验区里饲养畜禽、育苗种菜，再用渔船给岛上的官兵送去。这些年，周晓东累计为西沙岛礁免费送新鲜蔬菜12万斤，猪肉1万斤，鸡蛋1万斤。2014年，他还给官兵送去了海水淡化机，教授岛上官兵就地种植蔬菜，并给菜园安装了自动灌溉设施。现在西沙岛礁的瓜果已经可以正常生长，黑色早稻也在岛上种植成功。

“搞育种虽是市场经济主导，但不能光想着自己的钱袋子，要多想想百姓的米袋子和国家的粮囤子。”短暂的军旅生涯让周晓东的人生变得不同，看到农民受益、国家受益，他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

本报记者 郭静原

## 周晓东：军营里走出的育种专家